



# 從台灣歷史看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形成、挫敗，及其當前困境

●周婉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壹、引言

首先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世界上有哪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國民有約六成四認為自己是這國的人，但有三成認為自己是這個國的人、同時也是另外一國的人？而且，那個另外一國正是要併吞這一國呢！更特別的是，根據這一國的憲法，它和那個要併吞它的國家屬於同一國，而且最終要「統一」。況且這樣一個國家的「國號」是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的，但它就是堅持要「維持現狀」。有這樣奇怪的「國家」嗎？有，就是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寄存在台灣的政體。請注意：台灣這個地方目前並沒有用台灣作為國名。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中心今年的調查，台灣約有六成四（63.7%）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這已經是很大的變化。因為三十年前的1992年，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不到二成，才17.6%；相對於現在的三成（30.4%），三十年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超過四成六（46.4%）。<sup>1</sup>

台灣的認同問題相當複雜，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比較像「相對於什麼人」的人群自我界定，至於這樣的「台灣人」是否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其實是兩回事。所以我們會看到在2022年主張台灣要「儘快獨立」的只有5.1%，「偏向獨立」的有25.2%，總共加起來才三成多一點（30.3%）。而這個數據在二十八年前（1994年開始有這項調查），主張「儘快獨立」有3.1%，「偏向獨立」有8%，加總不過一成（11.1%）。請注意：二十八年來想「儘快獨立」的才增加2%。這在告訴我們：「台灣人」認同很難轉化為支持台灣建國。

台灣人不當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的國民，那他／她要當哪一國國民？直接的答案就是「中華民國」——一個國際上已經不被承認的「國家」或政體。但在台灣的人口構成中，最大派是「維持現狀派」（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目前超過一半，約五成七（28.6%+28.3%=56.9%）。維持現狀派自2001年以來一直佔一半以上，時常接近



六成，多次超過六成。

這個現象是戰後KMT／ROC黨國統治近半世紀（1945-1992）的結果，它所打造的生態，到現在仍然很穩固，以黨國菁英為主幹，位居各行各業的領導層。這樣的現象需要另外分析，本文主要想提出或許具有歷史縱深的觀察，讓大家在思考台灣認同問題時，多少帶入時間的向度。

本文將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切入，說明「台灣人」概念的起源、它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發展；接著比較日治時期和戰後黨國教育。最後，本文將以正名「天然獨」為「天然台」做結。

## 貳、從「台民」到「台灣人」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非常近代的現象，<sup>2</sup>在傳統社會，階層認同或階層所代表的文化認同高過一切，很少一個地理空間的人——不管地廣地狹——會互相認同，說他們是這個特定地區的人。近代式民族主義的認同是第一認同（comes first），超越階層、族群、性別、年齡層等社會分類，但不是說有這樣的認同，內部就沒有階層、族群、性別、年齡層等等問題，那是內部要去設法解決的，可能是永遠的課題。

在今天的台灣，有三成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人認同」無法是毫無疑義的第一認同，更何況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不過，假設有一天台灣成為一個國家，其國民絕大多數認同台灣，自稱台灣人，那麼，我們就要追溯這個「台灣人」概念起於何時。揆諸歷史，我們可以說它起源於1895年清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時。當時台灣島和澎湖諸島一起割讓給日本，這是一個界線分明的地理空間，在這個地理空間的人群，原本並沒有互相認同，士紳階層的文化圈可以大至以中國為邊界，農人的社群認同可以小至幾個聚落，大抵以婚姻圈或祭祀圈為範圍，沒有一個佃農會向他的阿舍說「我們都是台灣人」。但割台讓一些士紳提出「台民」的概念。過去書寫用文言文，「台民」的白話就是「台灣人」。

1895年4月17日，清國和日本簽訂講和條約（俗稱《馬關係約》），5月8日兩國換約。5月15日台灣士紳拜訪巡撫唐景崧，發佈〈台民布告〉，<sup>3</sup>表明台灣人民自主的意向，呼籲大家起來反抗，同時爭取外力援助。該布告曰：「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而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眾禦之」，誓稱：「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這篇文章，扣除當時沒有的標點符號，共668字，不是很長，文中卻用了九次「台民」。<sup>4</sup>它公告的對象是「台民」，呼籲號召起來抵抗日本人接收的也是「台民」。這裡的「台民」明顯跨越階層、族群、性別、年齡等社會分類，指被清國割讓的土地範圍內的所有人。這在台灣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



該年5月25日「台灣民主國」成立，5月29日日本近衛師團登陸台灣北海岸澳底，6月17日新統治當局在台北城舉行「始政式」，軍隊隨即從大嵙崁一路往南征伐。日本是透過國際承認的講和條約取得台灣，為何要以武力征伐？因為「台民」起來反抗，拒絕被統治。號召「台民」誓死抵抗的上層士紳，在日軍入台時，紛紛離台，但下層士紳以及留在台灣的次級文武官員一起領導民兵抵抗日本軍隊，從北到南一直奮戰到10月中旬，19日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前大將軍）劉永福易容逃離台南城，戰役至此結束，前後四個多月。在這過程中，據估計有一萬數千名台灣人死難，非常慘烈，其保衛鄉土的抵抗精神深受李喬、薛雲峰、陳運棟肯定；<sup>5</sup>黃昭堂稱乙未戰役為台灣攻防戰，認為其抗日「乃是在於捍衛自己的鄉土」。<sup>6</sup>保衛鄉土是最素樸、最直覺的民族主義。

台灣民主國是權宜的作法，發起的士紳也落跑，但在乙未戰役中無數「台民」確實以生命踐行「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台灣攻防戰影響其後至1915年台灣人的武裝抗日，犧牲同樣慘重。<sup>7</sup>黃昭堂指出：在台灣攻防戰中，台灣住民開始有受異民族日本人統治下之「台灣人」命運共同感，是台灣人意識形成的起點。<sup>8</sup>

在武裝抗日的慘烈犧牲之後，繼之而起的1920年代非武裝反殖民運動，高舉「台灣人」旗號，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台灣文化協會，都明確以台灣為單元。兩相比較，割台時的「台民」是來自他力的界定，反殖民運動的台灣人則具有高度主動性，「台灣」和「台灣人」是他們思考和奮鬥的對象，甚至導致殖民當局認定他們主張「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sup>9</sup>以此，日本時代的反殖民運動，可以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台灣民族主義的發軔。從「台民」到「台灣人」，是一條用犧牲和血淚鋪成的路。

### 參、日治時期殖民地教育 vs. 戰後KMT/ROC黨國教育

日治時期台灣的反殖民運動走體制內路線，以殖民地自治為最高目標。在當時追求殖民地獨立是違法的，尤其在1923年「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事件」（治警事件）之後，「獨立」無法成為選項，也無法在公共論壇討論。這造成二戰之後，全世界殖民地紛紛獨立時，台灣外於這一切，還歡迎中華民國來「光復」。我們在此無法討論這整個過程，讓我們從教育的角度來提供一個比較日治時期和戰後KMT/ROC黨國時代的大圖景。

近代教育是打造近代民族主義必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國家教育的內容形塑一個國家未來的公民的思維方式，及其思維內容。日本時代的教育有何特色？它和戰後KMT/ROC黨國教育有何異同？

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地教育，以公學校階段（初等教育，約等同今天的小學）的教科書來作分析，有以下幾個特色。<sup>10</sup>首先，時數佔最多的「國語」（日文）科，它的內容可能顛覆讀者的「想像」，並不是以日本歷史文化為中心，依序為：實學知識（68課）、台灣事物（67課），再來才是日本事物（57課），再其次是道德教育（46課）。

什麼是「實學知識」？指「普通日用之實學」，也就是和日常生活有關，尤其和近代化有關的知識。因此「國文」課本會出現〈參觀製糖工場〉的課文，解說甘蔗如何變成砂糖的過程，也就一點不奇怪，而且還配有一張跨頁製糖工場內部作業流程圖。（第三期國語課本，卷12第25課）如果你有機會找當時的課本來看，多數讀者應該會感到很驚訝，可能大大違反自己的預設。

更令人驚訝的，「國語」課本有豐富的台灣鄉土教材（屬於「台灣事物」分類）。日本的教育，在明治前期受到歐美教育思想的影響，後期則深受德國影響，尤其是鄉土教育的思想。台灣是日本鄉土教育的殖民地版。不只課文教授很多台灣相關事物，課本的插圖也大量描繪台灣的景物。鄉土教育的方針也影響到修身書，低年級修身書讀本的主人翁都採用台灣常見的名字，如阿仁、阿木、阿桂，阿秀，這對當時台灣的學童而言，應該會感到親切而產生認同吧。

前面說過，近代教育是打造近代民族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那麼，台灣學童在學校學了什麼歷史呢？原本公學校教科沒有歷史和地理，但到了1922年增列「日本歷史」與「地理」。如科名所示，殖民地教的是日本歷史，而且是當作「本國歷史」來教；台灣的份量非常少，是放在日本歷史的大脈絡來呈現。讀這套教科書的台灣學童會對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歷史很熟悉，卻對納入日本版圖之前的台灣歷史幾乎毫無所知。

地理課本則本著日本本土的作法，全帝國分為十一個區域，在帝國總論之後，先介紹該區域的地理，而且占的分量最多，接著才介紹其他十個區域。台灣公學校地理教科書，在第一課〈大日本帝國〉之後，首先教授台灣地理，共三課，其餘各區域各一課。也就是說，地理科以台灣為最主要的學習對象。

鄉土教育的宗旨在於教導孩童愛自己的家鄉，教育家相信孩童愛鄉土就會愛國家。但是由鄉土愛提升的國家愛，是以日本為對象；不可能以台灣為對象，因為沒有歷史的台灣不可能是國家，只有有歷史的日本才會是國家。抽象來說，在殖民地教育中，作為空間的台灣確確實實存在，也是愛的對象，但作為時間的歷史卻被置換為日本歷史，因此日本是國家認同的對象，不是台灣。

相對於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戰後KMT/ROC黨國教育，教科書有五大特色：一、教科書內容相當政治化，欠缺實學教材。二、欠缺台灣鄉土教材。三、歷史課本以中國史為主，加上西洋史，沒有台灣歷史；中國近代史部分，基本上是「列強侵華史」。四、地理有台灣，但早年份量低。五、教科書虛擬孩童以「小華」、「小英」、「小明」等稱呼之。茲就第一、第四、第五項，補述如下。

《社會課本》理當教授具體知識，實際上充滿政治訊息，例如〈賢能的政府〉一課，內容是「中山國民學校」舉行畢業典禮，「中山鄉」的鄉長和鄉民代表會代表受邀

來參加，接著記述校長、代表、鄉長的講話內容，鄉長最後說：「我們有一位偉大的領袖 蔣總統，領導我們，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畢業同學！你們……在賢明的 蔣總統領導之下，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第二冊，頁60-70/1967）。《歷史》課本甚至有〈民族救星 蔣總統〉這樣的課文，附有一張彩色「蔣總統像」，內容就省略。（第四冊，頁41-44/1952）

戰後的地理課本，以1957年的教科書為例，第一至第三冊共54課，第四冊是外國地理。台灣只是54課中的一課，當時中國有35省，台灣甚至佔不到35分之一。

關於兒童虛擬名字的問題，現代人可能無所感，但在台語被禁、被貶低的年代，教科書的主角都是「小」字輩，而本地小孩卻叫作「阿X」，真的就是會讓台灣學童覺得自己的名字很低俗、很難聽，甚至感到羞恥。

以下我們將日治時期和戰後黨國時期的教育做成一個簡表：

#### 日治時期

實學知識 大量	鄉土教育 大量
日本歷史 ✓	台灣歷史 ✗

#### KMT/ROC黨國時期

實學知識 = ✗	鄉土教育 ✗
中國歷史 ✓	台灣歷史 ✗

兩個殖民統治的教育內容，以不同方式，影響台灣人深遠。這是我們在看戰前戰後世代時，不能忽略的面相。簡單來說，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通常很自然愛台灣，但他們的國家愛，在戰後一時落空，多數人歡迎KMT/ROC黨國，二二八之後有人擁抱紅色祖國，有人選擇台灣獨立建國的路途。戰後接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世代，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教育中沒有台灣鄉土、沒有台灣歷史，他們會長成怎樣，其實是很可以預期的。他們要愛台灣，並認同台灣，通常必須走一條自我醒悟的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跨世代台灣人，大約在1930年代出生，他們還看過日本時代，受黨國教育影響比其後的世代淺，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現在80歲年齡層的台灣人，台灣認同比60、70歲年齡層強烈。他們也是黨外運動的最大宗支持者與參與者。

### 肆、結語：漫漫長路

台灣在近百年間歷經兩度殖民統治（1895-1945、1945-1992），這對台灣人的認同產生很大的衝擊和影響。日本的統治觸發台灣最原初、最素樸的民族主義，但1920年代的反殖民運動以自治為最高目標，無法有獨立的選項，這導致戰後台灣人接受「被光復」。經過二二八大屠殺，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接受黨國教育，完全被馴化。少數台灣人參與、支持黨外運動，以及海外台獨運動，雖然蓄積足夠的力量

撼動兩蔣的專制獨裁體制，但從1992台灣自由民主化到現在，已經三十年，黨國打造的生態依舊很穩固，甚至生意盎然。何以如此？可能由於台灣的自由民主化是所謂的「寧靜革命」，已經居於領導層的黨國菁英（已擁有資源和人脈）在自由社會更能發揮，也更能培養製造其精神後裔（某種self-reproduction）。KMT/ROC黨國掌控黨、政、軍、警、特、教育、媒體，堪稱「七合一」，至今力量仍很大。這就是台灣要成為正常的國家，非常難克服的地方。

如前面一再講的，歷史教育對形塑民族主義不可或缺；在民主社會是「civic nationalism」，宜稱為「國民主義」。但台灣的歷史教育改變很慢，解嚴後十年，也就是在1997年國中才有「認識台灣」課程，這是台灣學生第一次能在學校學習台灣的歷史，但當時高中仍然只有中國史和西洋史。一直要到2006年，高中才有獨立一冊、佔一學期的台灣史的課。這都距離現在不遠，也就是目前37歲以下的人在國中讀過「認識台灣」或之後的台灣史的課；目前31歲以下的人在高中讀過完整一冊一學期的台灣歷史。他們在全部人口中比例不高。當然不是說，沒在學校正式上過課的人就不懂台灣歷史，現在學習的管道很多，不過整體來說，有上過和沒上過，就系統性認知而言，還是有所差別。

最後我們要討論「天然獨」的問題。台灣最大派是維持現狀派，而絕大部分被稱為「天然獨」的年輕人從來沒在思考台灣是否要建國的問題，可能連「台灣地位未定論」都沒聽過，也沒聽過聯合國大會2758決議。一個從來不思考台灣若建國，就必須改國號的人，如何會是「天然獨」？究實而言，他們是自然而然認同台灣，是「天然台」，就如同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一樣，自然而然認同台灣。後者（含彭明敏、李登輝等人）或許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第一代「天然台」，在三一八日頭花運動時，他們突然遇見第二代「天然台」，相隔一甲子以上！第一代天然台都不必然主張獨立建國，在以維持現狀為主流的今天，我們如何認為新世代的年輕人是「天然獨」呢？他們有可能從「天然台」的愛台灣、愛鄉土，轉變到要為一個名為台灣的國家犧牲奮鬥嗎？這是台灣最大的課題之一。如果我們寄望台灣以台灣或台灣共和國之名在世界上「倚起」（台語，站起來），我們必須努力尋找解決之道。

#### 【註釋】

1.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1～2022.06）。PDF可至該網站下載。
2. 關於民族主義的近代起源，Ernest Gellner主張工業化帶來民族主義，他的基本論點如下："Our general argument might be re-stated as follows. Industrialization engenders a mobile and culturally homogeneous society, which consequently has egalitarian expectations and aspirations, such as had been generally lacking in the previous stable,

- stratified, dogmatic and absolutist agrarian societies."，見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2。
3. 〈台民布告〉發布日期，見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57。
  4. 〈台民布告〉原文見，〈台灣自主文牘〉，《中日戰輯選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68-69。
  5. 見陳運棟，〈徐驥與乙未抗日戰爭〉，以及李喬、薛雲峰，〈「乙未抗日」史觀的重建：義民史觀——從吳湯興殉難談起〉，收於「乙未戰爭與客家」學術研討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舉辦，2005年12月24日），手冊（初稿），頁3-1~3-24、頁4-1~4-29。
  6. 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頁230。
  7. 根據日本當局的統計，1898至1902年之間，台灣人被殺的就有11,950人，見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頁231。
  8. 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頁238。
  9. 周婉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台灣史料研究》37（2011年6月），頁26。
  10. 本文的論述主要根據本人的研究，請見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失落的道德世界〉，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2003）；周婉窈，〈殖民地台灣初等教育修身書中的母國典範〉、〈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台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收於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台灣論集》（台北：聯經，2012），以及Wan-yao Chou, "A century of colonial education by Japan and the KMT/ROC party-state, 1898-199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in Peter C.Y. Chow, ed.,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From Colony to Modern State*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p. 220-242。◆